

國學小叢書

詩經之女性的研究

謝晉青著

著者 謝晉青
主編者 王雲五

國學
叢書

詩經之女性的研究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目錄

一	緒論	一
二	周南召南	六
三	邶風	二一
四	鄘風	三五
五	衛風	四三
六	王風	五一
七	鄭風	五七
八	齊風至秦風	六九
九	陳風以下	七六
十	結論	八五

詩經之女性的研究

一 緒論

說到古代詩人底作品，那詩經三百篇，總算是中國最古最美最完備的詩集了。固然，三百篇中，也有很多——如雅，頌——是純官式或半官式的，但十五國風，卻實實在在多是很自然很活潑，很真摯很普遍的平民化的優美作品，而為研究古代文藝問題和古代社會問題，尤其是古代婦女問題——者底唯一的聖經呀！

詩是人間性情的自然的表現，無論什麼人，只要他是天真瀟灑，性情活潑的，有了意思，自然就寫出來；所謂「詩言志」就是這個意義。朱子在詩經傳序上，有幾句說得很好。他說：

「或有問於予曰：『詩何為而作也？』予應之曰：『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夫

既有欲矣，則不能無思；既有思矣，則不能無言；既有言矣，則言之所不能盡，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，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，而不能已焉。此詩之所以作也！……」

不過，古來學者，常常把詩人底人格看差了，以為高尚純潔的詩人，也和「玩物喪志」的功利派文人一樣，說出話來，一定不當和普通入相同；因而，不是把普遍真摯的作品，看得太低了，就是故作神祕的看得太高了；看低了固然是不對，但看高了，也是同樣失卻詩人底本意。

孔子編詩，於詩的趣味甚濃。論語一書裏，記述評詩底文字，很不在少數，略舉如下：『子曰：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，思無邪。』

『子曰：小子何莫學夫詩？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』子謂伯魚曰：『女爲周南，召南矣乎？人而不爲周南，召南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！』

『子曰：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』

「陳元問於伯魚曰：『子亦有異聞乎？』」對曰：「未也。」嘗獨立，鯉趨而過庭，曰：「學詩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」不學詩，無以言。鯉退而學詩……」

「子曰：『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亦奚以爲？』」

以上所引的，差不多是孔子詩學通論底大旨，另外還有誦子分論的話，我再找兩段出來看看：

「子曰：『關雎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』」

「顏淵問爲邦。子曰：『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；放鄭聲，遠佞人；鄭聲淫，佞人殆。』」

「關雎不淫和鄭聲淫底淫字，究竟當如何解說？若照說文所說：『浸淫，隨理也。』或『久雨曰淫。』之言來解釋，那就是樂太過度的話，否則孔子既然是『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』那怎麼還又會鄭聲淫了呢？」

還有美刺問題，在詩義上，自來也是一種很大迷惑。孔子評詩，從沒有說過美刺底話；不曉得毛

{詩以下底學者，果何所據而竟加上一種美刺底韓幕。其實，詩人作詩，原是：

「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，嗟歎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……（見毛詩序）」

那里能，於每作一詩之先，必計畫對於某人某事加以讚頌，或加以嘲笑攻擊呀！詩人底天職，若果是專門美人或刺人的，那詩人底人格志趣，也就不堪過問了。我覺得古來所以如此錯誤的，就在注釋家家誤認詞性。國風底風字，可作名詞家風俗二字解；就是說國風是表現各國特異的風俗底東西。也可作名詞家式樣二字解，就是說國風是列國詩格，各有各別的式樣的。若是依毛詩序「風，風也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……」底話，去當作動詞諷字解，那當然就要差之釐毫，謬以千里了。其他類是底謬誤之點，還有很多，因為這里只是做緒論，不便多說閒話，致占篇幅；所以只好一字表過不提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我現在趁此機會，再把本文底任務和主張，在此申明一下，就是：我這次是想在詩經中，發掘古代婦女問題的，並不是做考據底工作，在意義方面，我們總以詩底本義爲歸宿；那些不可靠的誤解，我們是一概不取。在藝術方面，我們總以普遍面真摯的平民主義爲歸宿，那些不自然的附會穿鑿，我們也一概排斥。

二 周南 召南

周南召南之義，在毛序以爲：「……關雎麟趾之化，王者之風，故繫之周公；南言化自北而南也。鵲巢騶虞之德，諸侯之風也，故繫之召公；周南召南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……」這是把二南解作屬人的了。鄭譜謂：「……文王受命作豐，分岐周故地爲二公采邑；武王時陳其詩，其得聖人之化者，謂之周南，得賢人之化者，謂之召南……」這于屬人之外，又兼有屬地之義了。朱集傳謂：「周謂名，南方諸侯之國也。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……文王昌辟國浸廣，於是徙都于豐，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，且使周公爲政于國中，而召公宣布于諸侯……蓋其得之國中者，難以南國之詩，而謂之周南……其得之南國者，則直謂之召南……」這幾全部解作屬地之義了。這些解釋實際上，我覺得都不甚妥。周南召南這兩個名詞，純粹是詩底篇名。既不能屬人，也不能屬地。著作家，在其著作之前，冠以某某篇名，原是一種習慣，並不是什麼原則。在他命名底時候，或者有其種意義，存乎其中；然而那也不過是一時與會所至，覺得必須如彼如此定名，然後方稱妥適。其實

時過境遷，過此以往，或將生有變化，亦未可知。在原著人，尙不免有如此場合，何況千百年後之讀者？若竟強而言之，曰周南爲何，召南爲何，那就要有牽強附會的危險了。

周南之詩，計十一篇，召南計十四篇，合計二十五篇。這二十五詩之中，有關婦女問題的，在周南，有關離騷，葛覃，卷耳，樛木，蟋蟀，桃夭，采芣，漢廣，汝墳九篇；在召南，有鵲巢，采芣，草蟲，行露，殷其雷，攬，有梅，小星，江有汜，野有死麕，何彼穠矣十一篇。其計二十篇。這二十篇詩，依照大旨，可區分左列數類：

寫戀愛問題的

男戀女的

漢廣

關雎 野有死麕

女思男的

卷耳 草蟲

汝墳 殷其雷

寫女性美或其生活的

葛覃 鵲巢

蟋蟀 采芣

采芣 采芣

一 櫻木 小屋

〔 桃夭 何彼穠矣 〕

標有梅

寫婚姻問題的……

行露

寫男性失戀的……江有汜

這樣來分類，自然不免有些牽強；但爲研究的便利，也只得勉強分去了。

關雎一詩，毛詩序謂爲后妃之德，韓詩序指爲刺時，都不妥適。國雎全詩三章，第一章寫出一美女子爲好男子底佳偶，第二章描寫男子對於女子底單面的熱烈相思，第三章描寫男子既達目的後之快樂，並其兩性間之調和，顯然是描寫一位青年男子愛上一位妙齡女子，企圖和伊結婚底經過；並無絲毫意義，可以拉得上什麼后妃文王等等的。魏默深詩古微底二南答問上說：「……二南爲周國民風，其詩必作于國人，而周公采被管絃，斷無宮人自作之詩……」更可以揭破朱子國雎爲宮人所作底謬解。我們中國人舊式結婚，每好在大門上貼一喜聯「詩歌杜甫其二句，樂奏周南

第一章』的，就是因爲男子美事成功，而借此一段故事，開玩笑底意思。至若古人以其爲房中之樂，而用之鄉人，用之邦國，那還能外乎這個意思麼？我們試讀全詩三章底原文，即可了然彼之要義了：

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；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
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；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；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；悠哉悠哉！輾轉反側。參差荇菜，左右采之；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；參差荇菜，左右芼之；窈窕淑女，鐘鼓樂之。

漢廣和關雎，同爲男性依戀女性底作品，但關雎企求成功，因之兩性間，得了無量的幸福；而漢廣則所圖未遂，以致失望，徒增體歎而已。在文藝方面說，關雎敘述條理，文雖反覆，而意致纏綿，顯得活潑有生氣，而希望無窮；漢廣則意趣單純，徒有語言重複，儼然一失戀之子，神昏氣喪，差不多離自殺底程度不遠了！漢廣原文如左：

南有喬木，不可休息；漢有游女，不可求思；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；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！
翹翹錯薪，言刈其楚；之子于歸，言秣其馬；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；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！

翹翹錯薪，言刈其穢；之子于歸，言秣其駒。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！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！

我們把原文細讀一遍，就知道毛序『漢廣德廣所及也，文王之道，被于南國，美化行乎江漢之域，無思犯禮，求而不可得也，』和韓詩『漢廣，說人也』底話，都沒有道理，而和本詩毫不相干了。

野有死麕一詩，毛序謂：『惡無禮也。天下大亂，彊暴相陵，遂成淫風，被文王之化，雖當亂世，猶惡無禮也。』韓詩也說：『惡無禮也。平王東遷，諸侯侮法，男女失冠昏之節，野麕之刺興。』實際，這詩和關雎漢廣之義同，只是客觀的寫實，與惡無禮與否，絕不相關。請讀：

野有死麕，白茅包之；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。

林有樸檉，野有死鹿，白茅純束；有女如玉。

舒而脫脫兮，無感我帨兮，無使尫也吠！

第一章是記其事，第二章是寫其美，第三章就是描寫如玉之女，附耳低語，爲急促之言，以告吉士：『慢慢地呀！不要拉我底帨巾呀！別驚動了狗，使彼亂吠！這裏並無拒絕之意，也沒有惡什麼有禮無禮，伊底溫語叮嚀，戀愛之情，仍是絲毫不減。不過，環境不良——大概是家庭關係——不得成關

雕底結果罷了；然而也並沒有如漢廣之絕望失戀呀。古來所以誤解爲惡無禮者，都是因爲沒有了解第三章底真義之故。

第二類底卷耳，汝墳，草蟲般其雷四詩，在毛序以第一詩爲后妃之志，三家詩皆以爲刺時。第三四兩詩，毛韓皆以爲大夫妻所作；至第二詩毛則以爲「文王之化，行乎汝墳之國，婦人能閱其君子，猶勉之以正也。」韓詩外傳則以爲「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，過時不歸，其妻恐其懈于王事，因陳義以匡夫……」也是當作大夫妻所作的了。其實，卷耳汝墳二詩，確似作者有貴婦人底口吻。草蟲般其雷二詩，就只見婦人想念其丈夫，並無關乎大夫妻了。先讀卷耳一篇看：

采采卷耳，不盈頃筐；嗟我懷人，寘彼周行。

陟彼崔嵬，我馬虺隤；我姑酌彼金罍，維以不永懷。

陟彼高岡，我馬玄黃；我姑酌彼兕觥，維以不永傷。

陟彼祖矣，我馬瘡矣；我僕痛矣，云何吁矣！

篇中有寘周行，馬虺隤，酌金罍，酌兕觥等字的確像一位小軍官底太太。汝墳底主人公，更不必

說：這位太太，簡直有紳士之風了。請看：

遵彼汝墳，伐其條枚；未見君子，惄如調飢。

遵彼汝墳，伐其條肄；既見君子，不我遐棄。

魴魚賴尾，王室如燬；雖則如燬，父母孔邇。

未見伊底君子，是如何的狼狽；既見伊底君子，反又客氣起來。第三章，又拉雜國事家事，亂談一番：這種女紳士，真是令人對之要生出一種異樣地感觸來。

草蟲一詩，毛詩以之配卷耳，所以說：『草蟲，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。』依詩義看來，只是一位普通婦女，想念丈夫底歌詠，一定要說這位婦人，是大夫之妻，那可沒有憑據了。草蟲原文是：

嘒嘒草蟲，趯趯阜螽；未見君子，憂心忡忡；亦既見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則降。

陟彼南山，言采其蔚；未見君子，憂心惓惓；亦既見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則說。

陟彼南山，言采其薇；未見君子，我心傷悲；亦既見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則夷。

草蟲大義，雖瑋於卷耳；但卷耳抑鬱悲痛之情，卻過於草蟲遠甚，這就是同而不同的地方。

詩古微，又以殷其雷一詩，配周南底汝墳；然而殷其雷底主旨，只是單純的盼望伊丈夫速速返家，和汝墳之未見君子而焦灼狼狽，既見君子而故意客氣，終之又雜談國事家事者，大不相同。殷其雷底詩文說：

殷其雷，在南山之陽；何斯遠斯——莫敢或遑？振振君子，歸哉歸哉！

殷其雷，在南山之側；何斯遠斯——莫敢遑息？振振君子，歸哉歸哉！

殷其雷，在南山之下；何斯遠斯——莫敢遑處？振振君子，歸哉歸哉！

三章底意趣文字，大部相同；然而伊底情急心切，然昂然于言表，這又不是普通詩人，能夠拿客觀的心理，代伊述出的了。

葛覃一詩，毛詩謂爲后妃之本，齊魯韓三家詩皆謂爲刺時，其中孰是孰非，不必多代辨證；然而這詩總是描寫一位貴婦人底生活的。若是普通人家底太太，那里還能有起師氏呢？

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維葉萋萋；黃鳥于飛，集于灌木，其鳴喈喈。

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維葉莫莫；是刈是穫，爲絺爲綌，服之無斁。

言告師氏，言告言歸；薄汚我私，薄澣我衣；害澣害否，歸寧父母。

中國古代婦女最美之德，就是能和男子分功治事；男治外，女治內，雖貴婦人也須親治織布養蠶之事務；家庭手工業時代，自有一種天然的景况呀！

中國婦女結婚後第一任務，而爲人人稱羨者，則爲生育問題。所謂母以子貴，能生得滿堂兒女，就可以稱得夫人太太，否則任如何美，亦只是薄命佳人。所以又可以說中國底女性美，不全以才貌，而以生育機能底優劣爲標準了。螽斯之詩說：

螽斯羽，說說兮；宜爾子孫，振振兮。

螽斯羽，薨薨兮；宜爾子孫，繩繩兮。

螽斯羽，揖揖兮；宜爾子孫，蟄蟄兮。

這是一篇較純粹的象徵派詩，以善生子的螽斯，比喻美的婦女，很可以表現出中國人底女性觀。桃夭之詩，也和螽斯相近。

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；之子于歸，宜其室家。